

## 我希望、我希望；我期待、我期待

從一到三竟有如許之長。唉……

——吳英杰

四年級的暑假，到醫院去轉了一圈，短短一個月的醫學院實習，個人的收穫不少，感慨也不少。醫學院的陶養，應該是理論與實際並行的。實習、見習的重要，自不待言。回顧學院立校十八年，各方面均有長足的進步，實習的環境也年有改善，但是見習制度却遲遲未見建立，這實在是最令人遺憾的地方。

五、六年級見習的缺失，所造成的效果，最明顯的是不能提高同學們的興趣，不能夠馬上將課堂上所講授的東西，和醫院內實在的病人相互印證。講的再多，也只是紙上談兵，徒託空言。當然影響所及，難免發生第七年的實習不能密切銜接的後果。人家以 intern 的眼光來待你，但是你却必須從最基本的， Clerk 時就應知道的小事情開始學習。實習的一年是忙碌而寶貴的，而這些浪費是無謂的。

也因為見習制度未見建立，神通廣大的人，自尋門徑，私自到各公私醫院去見習。而沒有辦法的人，就只有空着急而已。況且自己找的這些醫院，設備上、教學上是否夠格，那還有待商榷。

近二年來，陸主任的奔走，終於打開了四、五年級暑假見習的瓶頸；個人以為在學習的效果上，在見習的時間上，我們還可以將這個瓶頸擴大。

我們當然希望附設醫院，早早興建；但是以目前的處境，困難重重，相信不是三、兩年內可以實現的。在這一階段過渡時期，我們不妨模仿北醫的辦法，我們也可以積極地與中部地區各大公私醫院，取得連繫，訂立合約，教研室互助合作。

見習時間的延長上，我們希望可以做到半天上課，半天醫院見習的地步。美國近年的臨床醫學教學已經進步到 Bed - Side teaching 了，我們還是整天呆在教室內，師生彼此比手劃腳，未免相去太遠了。

至於見習效果的講求上，我們希望學校能夠主動的聘請醫院內資深的醫師（如主任、主治醫師、總醫師等）為臨床指導醫師，專門在醫院內督促、教導學生。如此，則學習的效果一定可以大大提高，學生們學習的興趣也可以被激發，不會再覺得自己是醫院內的 Foreign Body。

最後，我願意重複診斷學教授的一句話，為本文做個結語：醫學生應該白天在醫院內學習，晚上回家看書。

大部份藥學系同學都會知道的，我們學院的特點——中西藥並進。然而以何種方式安排？我身為藥二學生尙不能看清楚大局，更談不上批評任何好壞。但我似乎已體會二種科舉起步的不同：我們學習西藥，乃由許多原理、定律開始；學習中藥則是人名、書名為先。西藥課程談的是淘汰後的結果；中藥課程是自始至終的發展過程。也許是我的偏見吧！我覺得人名、書名對後人健康並無影響，不值得費太多時間去學習。但我相信，學校要我們如此研讀，必有其中的道理、優點和見解。

如果科學的目的在尋求最正確的理論，而不在乎保存完整的歷史或色彩，我盼望有一天我們修的是白話文的中藥課程，並把研讀字義的功夫，用在中藥實驗上。如此，或許真使我們的特點為人所重視，更使我們的同學為人所重用，進一步或許真能擔起發揚中藥的重任。

我希望我希望我期待我期待  
我希望我希望我期待我期待  
我希望我希望我期待我期待

看著你們進來是很愉快的事。

十月五日前和十月五日後是有很大區別的。十月五日前校園蕭條冷清，佝僂的背影和幾張熟稔，但不太有表情的臉。十月五日以後，我們看到許多張表情豐富的臉孔，許多對驚奇的眼睛，許多笑聲和許多高音及 base。整個校園繁富而多彩。想，二年前我也和你（妳）們一樣的，而且絕對不比你（妳）們不年青。當時，青春浪漫，熱情洋溢，豪氣干雲，大有吞雲吐霧捨我其誰之勢。會幾何時，竟也開始覺得手軟腳頭，氣力不足。短短兩年，衝勁、豪氣竟已消耗如許之多，蒼老了如許之多。

記得二年前初進校門口，（一直到现在仍是一樣），讓我感覺最深最不習慣的，便是發覺學校的朝氣不足，尤其學生更是缺乏一種年青人該有的朝氣和力道。當時我暗自警惕，警惕自己以後莫要也如許老態龍鍾。然而，二年後的今天，攬鏡自照，發現自己已是灰頭土臉，綴妝滿面，傷痕纍纍，到底還是逃不過這一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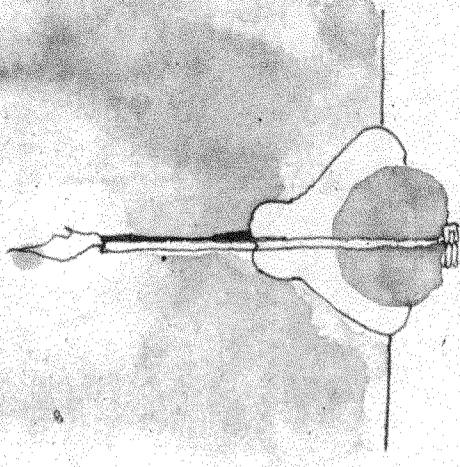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在你們進來之初，我想告訴你們一些事。剛跨進大學的門檻，勢必要面臨一些失望，面對一些以前未想到的不太美好的事物。歡愉當然是有的，但失意苦痛也必定跟著來。我想碰到甚麼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經歷這些事情之餘，要努力維持心境的年青與活力，切莫落入前人日趨老邁的窠臼。“Be a [ freshman ] in mind all the time”，你們進來，我願以這句話給你們，並以此自動惕。

繁忙而沉重的實習生活，使我體認到生命的高貴與卑賤。這兒能看到至深的親情與至誠的友愛，也能感受到林林世態的炎涼。說生命是脆弱得經不起一個小小的創傷，但在那輾轉呻吟久臥病榻的病人身上却又發現生命的強韌——雖然得出太多的痛苦與折磨，在那沒有陽光的日子裡。

第一次接生在公共衛生實習時，跟指導老師冒著風雨

，突然地，像鬧鐘般的敲動我的神經，心頭猛然一震，趕緊走向急需護理與安慰的病床。這種時時面對死亡陰影的恐懼，是一個健康的人所難了解，所難想像的。

一隻腳踏入社會的門檻之後，對從前所嚮的生活逐漸淡薄。唯一的願望就是畢業後到鄉間做個公共衛生護士，爲別人燃燒自己。真的，這一直是我想說的，想做的。



——謝慧瑛

我想說的；我想做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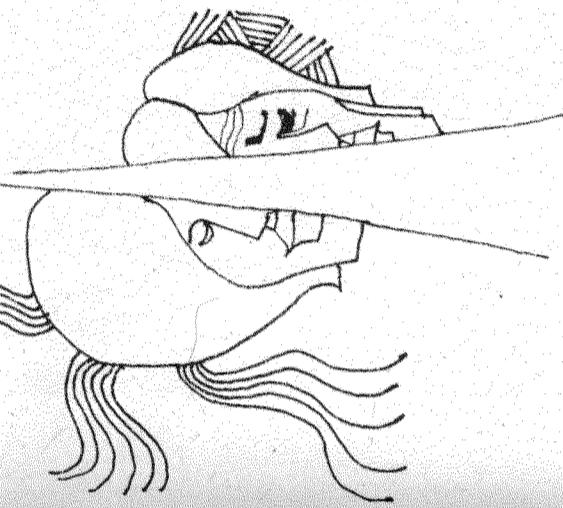
用一甩繫着紅絲帶的馬尾，閉起眼睛想了一想。真的，就這樣用走了兩年。如同你說：“剛爲你迎新，現在又得跟你送舊了！”總覺得兩年短得不會讓我喘口氣；也不是讓我靜靜的欣賞每件事物，每個人；更不容我跟大夥兒道聲再見。

繁忙而沉重的實習生活，使我體認到生命的高貴與卑賤。這兒能看到至深的親情與至誠的友愛，也能感受到林林世態的炎涼。說生命是脆弱得經不起一個小小的創傷，但在那輾轉呻吟久臥病榻的病人身上却又發現生命的強韌——雖然得出太多的痛苦與折磨，在那沒有陽光的日子裡。

第一次接生在公共衛生實習時，跟指導老師冒著風雨

，突然地，像鬧鐘般的敲動我的神經，心頭猛然一震，趕緊走向急需護理與安慰的病床。這種時時面對死亡陰影的恐懼，是一個健康的人所難了解，所難想像的。

一隻腳踏入社會的門檻之後，對從前所嚮的生活逐漸淡薄。唯一的願望就是畢業後到鄉間做個公共衛生護士，爲別人燃燒自己。真的，這一直是我想說的，想做的。



——許龍輔

我見我聞

我見我聞